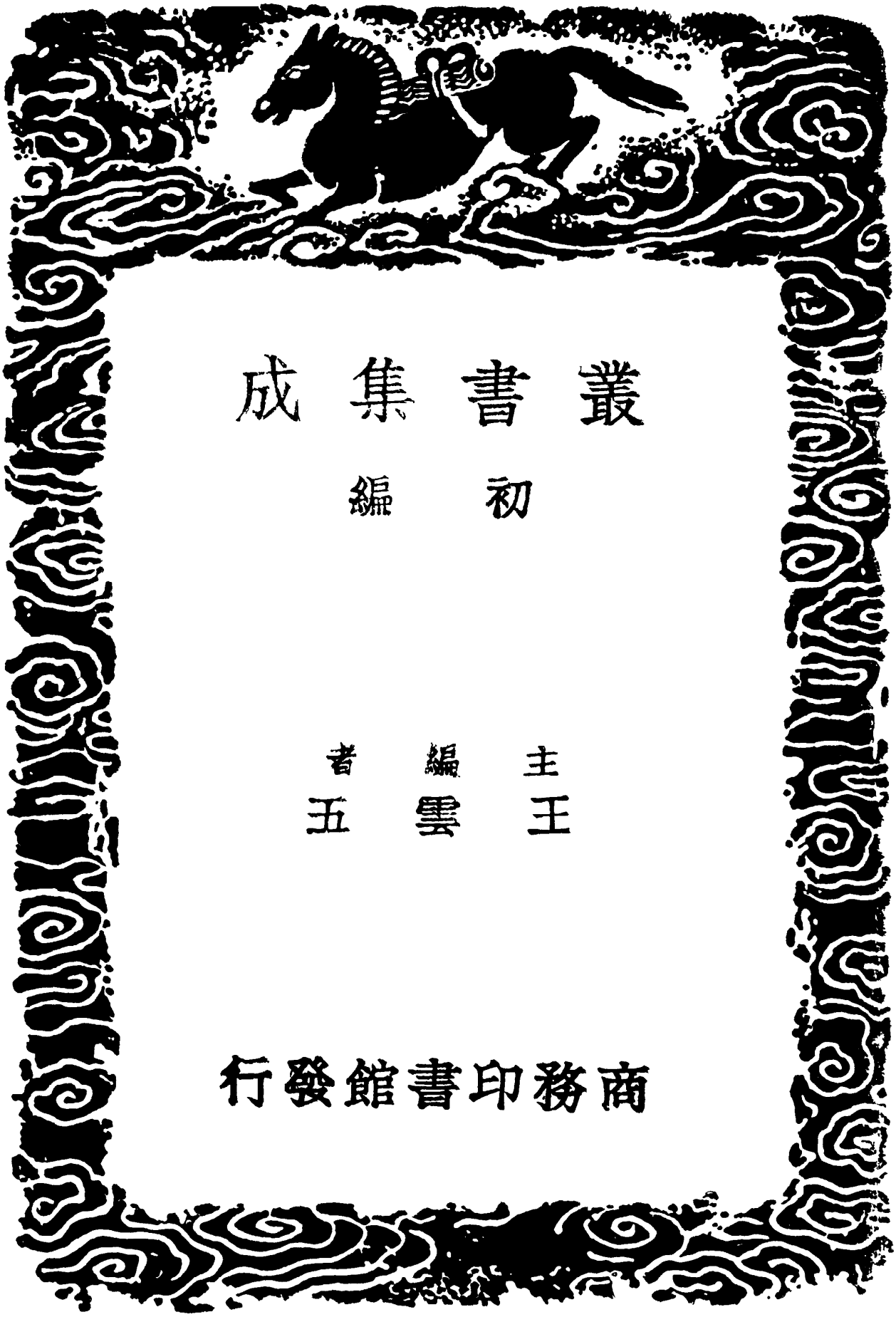
宋四子抄釋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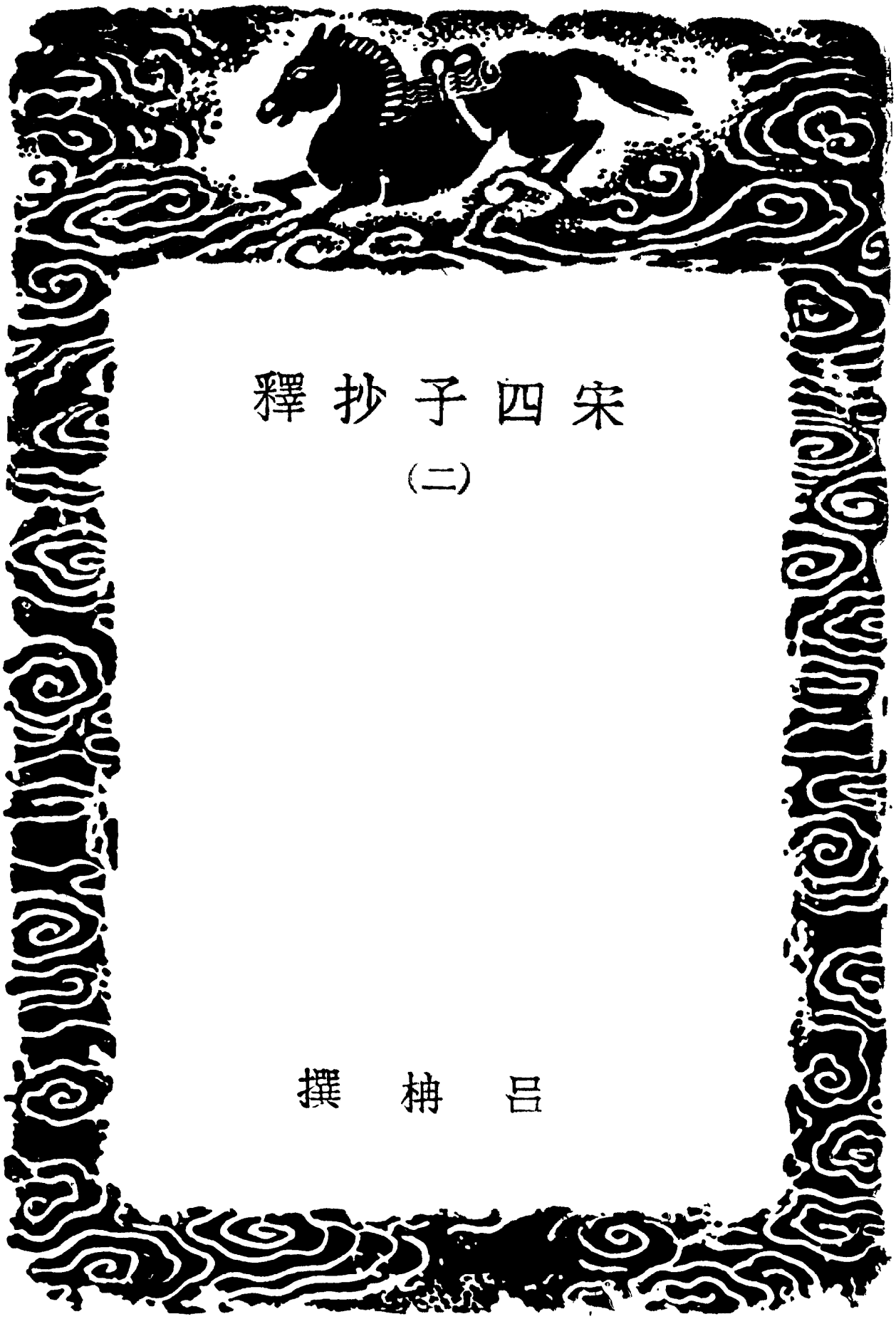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四子抄釋

（二）

呂柟撰

二程子抄釋卷之三

劉絢錄第九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釋、學力當建諸天地。質諸鬼神。

學要信與熟。釋、惟信則可熟。

敬勝百邪。釋、敬最難識。識敬後百邪自退。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釋、篤實而有光輝方大。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釋、治身治世。皆在立志求賢。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釋、自得者。立坐處皆可見。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忘天德。一作理。也。釋、理欲不並行。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爲可乎。釋、須知至於死重於生時。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可庸斷之以命哉。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如此。釋、天與命並行。樂天卽知命。

孝悌也者其爲人之本與。言爲仁之本。非仁之本也。釋、爲、猶行也。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釋、道命一理。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釋、三者以立志爲先。求賢爲要。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釋、其究一也。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工也。釋、化工天造。巧工人爲。

有有德之言。孟子言己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釋、言出心見。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爲樂。造道者也。　好之者。如游他人園圃。樂之者則己物爾。然人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釋、學至樂處。便是孔顏。

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釋、不知舞蹈處方是熟。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釋、學者止宜務實。實便能名。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一作立。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釋。聖賢體用本同。

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揚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釋、子雲見至此耳。行恐未至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爾。釋、眞處便見踐形。

豶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豶其勢。則自善矣。治民者不止其爭。而教之護之類是也。釋、明性以制氣。觀理以窒欲。尚義以抑利。勸善以沮惡。立教養以慮盜。皆豶豕之牙也。

易要玩索。齋戒以神明其德夫。釋。至此方是盡。

學只要鞭辟一作約。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釋、切己處便是誠。誠便能通也。

人最可畏者是便做。要在燭理。一本以下云。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釋、此孔子無不知而作之者也。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幾之先見。故曰可與機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

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

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閒爾。釋、告仲弓者。乃爲政之本。綱紀文章其推也。

右師訓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也。釋、功夫只在無間。

揚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爲揚子事。釋、揚子造其極則老子耳。

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揜焉者。眞所謂狂矣。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所以爲夫子笑。若達爲國以禮之道。便卻是這氣象也。釋、若達則甲兵賦稅。童冠歌游。其義一也。

人之學當以大人爲標垜。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子之學。釋、顏子近乎化。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歎之。以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歎不可得而聞。亦可謂之純矣。觀其孔子沒。築室於場六年然後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釋、知著力、有定向也。知得力、至安慮也。

右戊辰冬見伯淳洛中所聞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佛無老字。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

故孟子則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一作氏字。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釋、程氏闢佛老與孟氏闢楊墨同功。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似亦大早。雖不以卑廢尊。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哀戚甚。人有所不能祭爾。釋、此議的當矣。

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吳本、罪作惡。誅作去。○釋、此惟至明至健者能然。

曾子易簀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釋、曾子可與立命矣。

右於洛中所聞

絢問先生相別去。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善處也。釋、此當參前倚衡。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爲。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爲己爲人。吳本作治己治人。○釋、此大學之道在明德新民。

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學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

之純。蓋曰文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釋、獨處易能間斷。愼之則不已。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釋、有志者方可教。

右過汝所聞

志氣之帥。不可小觀。

敬卽便是禮。無己可克。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甚。○釋、密是用處。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釋、人惟實方有立處。方有行處。

人皆稱柳下惠爲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爲聖人也。須直待己實見聖處方可信。釋、此便是論世。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釋、此之謂有德之言。

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釋、有所向。便不合天理人情。人惡多事。或人憫一作欲簡。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何。釋、人事是學問。要息思慮。便是不思慮。釋、只看如何思慮。若安而能慮。亦自妙也。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一作教。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卻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一作義重於生。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釋、天下事果能實見。則何畏水與火。古與今。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釋、不知你心裏紛擾甚事。語高則言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蓄無有精粗。欲言精微。多則愈粗。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

爲兩段事。灑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釋、下學即上達。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已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一本無此四字。有豈字。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一作人之無。於眞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陽盛而生。亦不是將一作必是。已涸之氣卻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必有衰。晝則必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銷鑠了。釋、此亦可解輪迴之說。天子七廟。亦恐只是一日行禮。考之古則戊辰同祀文武。考之今。則宗廟之祀。亦是一日。釋、詩有祭文王詩。祭成王詩。恐因事舉也。

歷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推。洛下閎作歷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歷之年。著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法。冠絕古今。卻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一作張。裏差了。歷上若是通理所通爲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揚雄。然亦不盡如之。常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盡聲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卻收以爲來日之影。據皇極經世紀。味皆一萬七千

二百十四。疑此記者之悞。○釋、堯夫歷活。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釋、學可變氣質。

顏孟子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懿。於道得之更淵一作深。粹近聖人氣象。釋、亦資之美。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釋、內直則充塞天地。

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卻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釋、老子小其天而學。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釋、下學便是上達。

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釋、能此則心有主可以方外。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作一箇道理求。釋、凡論通晝夜之道質鬼神無疑。亦然。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一本有將。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釋、公而以人體之。便有生意矣。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釋、志可帥三軍。

儒者其卒必一作多。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爲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窒礙。則是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爲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處

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有家人言他人爲安。己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爲於己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釋、中無主。百感皆至。

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爲心害。某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慎。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悠悠。釋、治心而失心者未治心。

夢說之事。是傅說之感高宗。高宗感傅說。只思得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傅說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今卜筮蓍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使書策之言不合於理。則自不驗。釋、雖則傅說亦未嘗忘天下。

醫者不詣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知不治。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黃白礬曰合之而成黑。黑見則黃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爲三。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爲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求一與二。既成黑。又求黃與白。則是不知物性。一作理。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黃者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釋、此便見五臟生克之意。

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釋、宗法存亡。係國家之盛衰。

五祀恐非先王之典。皆後世巫祝之一作誣祀。無之字。誣又作淫。言。報則遺其重者。井人所重行宁廓也其功幾何。

釋、五祀之設。但主有家而言。故屬大夫。

雖庶人必祭及高祖。比至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釋、禮注。士一廟止祭父。是亡祖也。故予嘗謂一廟祭五世。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況既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鑪。雖生物銷鑠亦盡。況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卻是將已涸之水爲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釋、只生生之謂易。甚明白。

春秋傳爲案。經爲斷。釋、左氏傳也。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釋、縱從亦不能外乎本。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軟。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釋、有金者多不言。

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數處而已。釋、論語易之用。其行處也。

律歷之法。今亦粗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遺。則如三命是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歷之遺。則是星算人生數。一作處。然有此理。苟無此。卻推不行。釋、歷之學近在指掌。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

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閒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釋、損益盈虛。皆自然之理。不得已而然也。

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說書。釋、說意優於說書。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一本無此四字。唯是心。一作在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罌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一作不二則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一本無聖人之言四字。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釋、敬有甚樣子。只是主一。主一甚活動不泥也。

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牆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牆。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釋、如疾瀉便是補也。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之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此便是常忙。釋。此數珠念也。不如主一法。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釋、外不肅則心放。

墨子之書。未至有兼愛之意。及孟子之時。其流浸遠。乃至若是之差。楊子爲我亦是義。墨子兼愛則是仁。雖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直至無父無君。如此之甚。釋、兼愛爲我。初亦不甚差。後至無父無君。況初差者乎。

與叔、季明、以思知聞見爲患。某甚喜此論。邂逅卻正語及至要處。世之學者。大敝正在此。若他折難堅叩。方能終其說。直須要明辨。釋、有辨難方是學問。

右入關語錄伊川語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

右己巳冬所聞伊川語。

說易第十伊川語。不知何人錄。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卻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傳。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某於易傳。後所改者無已。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

文字到卻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無意思。此卻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卻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閒過了日月。卽是天地閒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釋、此伊川道不行之歎。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尤切。釋、此方是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之意。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閒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釋、明則動。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釋、盡禮便是孔子。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卽卻無包含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處。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釋、聖人言如化工。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一本無便止二字。云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而相緩。苟能遇難而益堅。聞過則改。何遠弗至

也。

先代帝王陵寢不多。有閒田推其後。每處只消與田十頃。與一閒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傑顏杲卿之後。朝廷與官一人。死則卻絕。不若亦如此處之。亦與田五七頃。後世骨肉之閒。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爲爭財。成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爲法則無所爭。釋、此興滅繼絕之意。

後世人理全廢。小失則入於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人理一作禮。

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釋、禮後乎。

人或以禮官爲閒官。某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一有違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爲閒官。釋、禮官得人。庶官可省責。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如此。釋、平有遠識。

曹參去齊。以獄市爲託。後之爲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釋、市平則獄平。

學者所貴聞道。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然求學者不必在同人中。非同人又卻無學者。釋、同處爲力易見效。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志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釋、誠便明。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諷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繫其習也。以古所習安

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釋、師道甚重。

唐太宗後。人只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識其惡。至如殺兄取位。若以功業言。不過只做得箇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至如肅宗卽位靈武。分明是篡也。釋、此桓文功篇。

二程子抄釋卷之四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劉安節手編第十一 伊川語。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釋、此於仁字儘窮究。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卻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釋、舉業亦不害學。

人注擬差遣。欲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某曰。卻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爲盜。簿佐令以治一邑。使民不爲盜。簿之責也。豈得爲輕。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柰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令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授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幙官言事不合如之何。

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須不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爲業。如何去得。釋、去就如此。雖於卿相可也。

人有實無學而氣蓋人者。其氣一作稟。有剛柔也。故強猛者當抑之。畏縮者當充養之。古人佩韋絃之戒。正爲此耳。然剛者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陵。後來既知學。便卻移其剛來克己甚易。畏縮者氣本柔。須索勉強也。釋、故孔子進退由求。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釋、此亦係自得。

問學何以至覺悟。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淺深也。古人言樂。循禮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禮。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禮爲樂。不循禮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禮。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釋、學至熟。便不知手舞足蹈。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又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在思念。至此而感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釋、見梅兔而知畫八卦。亦此乎。

與學者語。正如扶醉人。東邊扶起卻倒向西邊。西邊扶起卻倒向東邊。終不能得卓立中途。釋、緣學者無志。且病痛多也。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適道。舍儒者之學不可。釋、二學之害與異端同。

或曰。人問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鮮能明道。以此知之亦難也。釋、眞知甚難。若眞知。行亦易也。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爲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卻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知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卻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行得。未致知怎生行得。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

也。知有多少般數。然有深淺。向見一人爲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傍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眞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釋、此等發揮眞知。行亦在其中矣。

問學者須志終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第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釋、志道與聖亦分內事。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事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揜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己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爲士者當知道。己不知道可恥也。爲士者當博學。己不博學。一本知道已下本至此十九字。但云博學守約。己不能之。可恥也。恥之如何。亦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己之不能也。釋、恥不能而掩者終不能。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爲之。釋、看如何樣子迫切。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卻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妄。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釋、看必有事焉。可觀此心安住處。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闇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釋、亦須內省不疚自然明。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游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因說與長老游山事。釋、原字亦難用功。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某舊嘗進說於主上及太母。欲今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釋、論語一部。以學習二字爲首。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若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簀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釋、志帥天地則健。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尹子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釋申申可不然難久

昔呂與叔嘗患思慮紛擾某答以但爲心無主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譬如以一壺水投於水中壺中既實雖江湖之水不能入矣曰若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釋只事主一必有事焉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難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蓋大賢已下卽論才大賢以上更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有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此才也釋才有不同大者在道小者在藝

問人於議論多欲己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或

物初滿時。尙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叔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釋、識量亦在學習充拓。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釋、只有一箇至誠便平。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柰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設。非爲上知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者。上智之人。更不言命。爲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雖有道。柰何得之。須有命。

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眞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

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爲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他處。亦未得道他不是。曰。百家諸子。箇箇談仁談義。只爲他歸宿處不是。只是箇自私。爲輪回生死。卻爲釋氏之辭善遁。纔窮著他便道我不爲這箇。到了寫在策子上怎生遁。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卻這箇心。怎生事神明。釋、說釋氏利心甚明白。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之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釋、西銘亦庶乎有德者之言矣。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卻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氣象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釋、學到如玉處。更言甚道。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卻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頭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各欲遷葬城中。堯夫已自爲塋。他在房間便聞得。令

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衆議始定。又問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拾卻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一作所以生。便能要終知得死理。一作所以死。若不明得。便雖萬般安排著亦不知。釋、堯夫安具成者正如此。然去易簀事不遠矣。

張子厚罷禮官歸。過洛陽相見。某問云。在禮院有甚職事。曰。多爲禮房檢正所奪。只定得數箇謚。幷龍女衣冠。問如何定龍女衣冠。曰。請依品秩。曰。若使某當是事。必不如此處置。曰。如之何。曰。某當辨云。大河之塞。天地之靈。宗廟之祐。社稷之福。與吏士之功。不當歸功水獸。龍、獸也。不可衣人衣冠。子厚以爲然。釋、正叔據禮甚於子厚。

問荆公可謂得君乎。曰。後世謂之得君可也。然荆公之智識。亦自能知得。如表云。忠不足以信上。故事必待於自明。智不足以破姦。故人與之爲敵。智不破姦。此則未然。若君臣深相知。何待事事使之辨明也。舉此一事便可見。曰。荆公勿使上知之語信乎。曰。須看他當時問甚事。說此話。且如作此事當如何。更須詳審。未要令上知之。又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量體察。今且勿令上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也。凡

事未見始末。更切子細反覆推究方可。釋、正叔解勿令上知事。聖人之量也。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見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爲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卻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爲。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便最。一作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嘗患思

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一時便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目。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釋、此卽定而能靜也。蓋靜只是無雜念別慮耳。非謂如槁木死灰也。心體今動。物動得當時便是靜。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人夢卻無捨。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當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既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也。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雖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釋、此便是入道法。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卻謂之流也。釋、流是何物。須是云水流也。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

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釋、此言性情一理之意。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卽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可變否。曰。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卻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卻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釋、不肯學處便是不移。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釋、解文得義爲先。苟得義。遠近一也。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

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釋、只以心對事。觀經便多不錯。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望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分明見得方可。釋、只卓爾躍如。是勿忘常接乎心目也。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以與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釋、此對分性才。足知性原於資始之初。才形干保合之後。甚明白矣。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釋、有如此言。有如此行。方是勇。

曾子傳聖人道。一作學。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簀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語云。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其曾子乎。

問伐國不問仁人如何。曰。不知怎生地伐國。如武王伐紂都是仁人。如柳下惠之時則不可。當時諸侯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皆不義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釋、此可觀正叔之行權。

問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既與他戰。又卻不鼓不成列。必待成列圖箇甚。釋、仁人不如是之愚也。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絹償禾之事甚好。至抗飲祜藥則不可。羊祜雖不是酖人底人。然兩軍相向。其所餉藥。自不當飲。釋、程言甚正。外肆戈戟而內藏和合。恐未眞乎。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知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不成要敗。既要勝。須識所以勝之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罔有敵於我師自可見。當湯亦嘗升自陑陑。亦閒道。且如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且如漢楚既約分鴻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韓信囊沙壅水之類。何害。他師衆非我敵。決水使他一半不得渡。自合如此。有甚不得處。又問閒諜之事如何。曰。這箇不可也。釋、既用兵伐不仁。則雖百計千策皆爲智。

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履田疇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不覺被

僕者引自他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卻須要回就大路上。若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便於往來。由之何害。釋。道在通變。

問古者何以不修墓。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爲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爲墓。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修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爲之不堅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聖人言不修者。所以深責弟子也。釋、不修墓者一築永固。無後患也。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至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釋、此須常醒醒法可。

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如耒耜陶冶一不制。則生人之用熄。後世之言。無之不爲缺。有之徒爲贅。雖多何益也。聖人言雖約。無有包含不盡處。釋、必有德者方能立言。

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卻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釋、文至隋唐衰濫侈故也。

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曰。事天地之義。事天地之誠。既明察昭著。則神明自彰矣。問、神明感格否。曰。感格固在其中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又問、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釋、心動處便是誠明。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一作玩索。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別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爲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釋、盜賊之總屬聽順。卻是禮樂崩壞。

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大序中求。詩之大序。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聖人作。自仲尼後一作漢以來。更無人理會得。詩如言后妃之德。皆以爲文王之后妃。文王、諸侯也。豈有后妃。又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以爲后妃之德如此。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了。更何別求淑女以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事。后妃怎生會淫其色。此不難曉。但將大序看數徧。則可見矣。或曰。關雎是后妃之德。當如此否。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只著箇是以字。便自有意思。曰。如言又當輔佐君子。則可以歸安父母。言能逮下之類。皆爲其德。當如此否。曰。是也。問詩小序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卽可見矣。曰。莫是國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史得詩於採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曰。聖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刪改。今之詩序。卻煞錯亂。有後人附之

者。曰。關雎之詩是何人所作。曰。周公作。周公作此以風教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蓋自天子至於庶人。正家之道當如此也。二南之詩。多是周公所作。如小雅六月所考之詩。亦是周公作。後人多言二南爲文王之詩。蓋其中有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詩於中者。猶言古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釋、說詩及序甚明白矣。

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又問、司盟有詛萬民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盛治之世固無此事。然人情亦有此事。爲政者因人情而用之。釋。觀此則周禮不可疑。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傅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也。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釋、續經亦不妨其後世也。

揚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柰何。天命亦何足保耶。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一作數無窮。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況一玄乎。釋、雄未能立德而先立言。故文雖工無用也。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釋、荀卿之過。言

多于行。揚雄之過。行多于言。荀猶優乎。

退之晚來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釋、韓亦志士乎。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釋、漢儒亦未必盡非乎。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釋、此讀史要法。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者也。曰。漢之經術安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爲事。且如解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尚名節。只爲不明理。若使明理。卻皆是大賢也。自漢以來。惟有三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揚雄。若本朝經術最盛。只近二三十年來。議論專一。使人更不致思。釋、漢儒如孔顏者固少。如由求雍騫之徒。亦多有之。不但三人。

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既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爲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爲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閒。此豈請閒時邪。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爲。可謂至無能之人矣。釋、漢初

謹愿人多類此。故可任。

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信乎。曰。諸葛近王佐才。禮樂興不興則未可知。問曰。亮果王佐才。何爲僻乎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恆弒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恆時不殺一人邪。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興復漢室則正也。釋、孔明以管樂自比。其志遠乎。

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入。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論事須著用權。古今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或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釋、若說在太后食不食。則於薄昭不免有恩。

素問書出於戰國之末。氣象可見。若是三皇五帝典墳文章自別。其氣運處絕淺近。如將二十四氣移換名目。便做千百樣亦得。釋、素問則三代以後。義則三代以前。此作者亦有口傳乎。

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爲之。若是先王之時。聖道既明。人不敢爲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於天下。才智之士甚衆。既不知道所趨向。故各自以私智窺測天地。盜竊天地之機。分明是大盜。故用此以簧鼓天下。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云云。豈非盜天地乎。釋、自有聖人以來。便有陰符諸說。故堯舜言執中。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卻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初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捭闔。捭闔既動。然後用鉤鉗。鉤其端。然後鉗制之。其學既成。辭鬼谷去。鬼谷試之。爲張儀說所動。如入庵中說令出之。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惑之。孟子時已有置而不足論也。釋、老氏本非儀秦。然才欲無己。便欲有己。終是術。

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寃之所致邪。曰。國人寃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得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寃釋否。曰。固是衆人寃釋。然孝婦寃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寃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寃而致雨也。釋、天人一理。至誠則通。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曰。不然。是雷震之也。如是雷震之。還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爲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且如今人種蕎麥。自有畦隴。霜降時

殺麥。或隔一畦。麥有不殺者。豈是此處無霜。蓋氣就相合處去也。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雷自有火。如鑽木取火。如使木中有火。豈不燒了木。蓋是動極則陽生。自然之理。不必木。只如兩石相戛。亦有火出。惟鐵無。然戛之久必熱。此亦是陽生也。釋、自古未聞雷擊聖賢事。可見天人一通。

雨水冰。上溫而下冷。隕霜不殺草。上冷而下溫。釋、皆失候也。

問、日月有定形。還是氣散別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其極則此二說歸於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爲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釋、交食法亦有理。

霜與露不同。霜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看感得甚氣即爲露。甚氣即爲霜。如言露結爲霜。非也。釋。無星月時亦有露。有星月時亦無霜。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惟傳。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非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只。據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章。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辭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

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辭章之文也。釋、此專爲辭章者說。若言不修。說理亦不明。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先生嘗說王子眞曾寄藥來。某無以答他。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閒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閒言語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常作詩。今寄謝王子眞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眞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爲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因有是句。釋、如國風雅頌。意豈可無。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某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删定。已送與呂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禮記之文亦删定未了。蓋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本不能混格言。只爲學者不能辨別。如珠玉之在泥沙。泥沙豈能混珠玉。只爲無人識。則不知孰爲泥沙。孰爲珠玉也。聖人文章自深。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有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釋、文亦在有得後

爲之乎。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爲事。某舊嘗修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閒多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一二年書成。可皆如法。禮從宜。事從俗。有大故害義理者。須當去。古者天子諸侯於孟月者。爲首時也。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厥初生民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他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一作初也。季春者、成物之始。一作時。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妣配。於廟中正位事之。祭只一位者。夫婦同享也。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祖妣異位。一云二位異所者。舅姑不同享也。嘗祭、止於高祖而下。自父而推。至於三而止者。緣人情也。旁親有後者自爲祭。無後者祭之別位。爲叔伯父之後也。如殤亦各祭。凡配止一。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生母配。如葬亦惟元妃同穴。後世或再娶。皆同穴而葬。甚瀆禮經。但於左右祔葬可也。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今正寢正堂也。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於正寢可以盡思慕之意。家必有廟。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以影堂。廟中異位。祖居中。左右以昭穆次序。皆夫婦自祖配爲位。舅姑不同坐也。廟必有主。既祧。埋於所葬處。如奉祀人之高祖而上。既當祧也。其大略如此。且如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理。當厚於奉生者。至於嘗新必薦享後方可。薦數則瀆。必因告朔而薦乃合宜。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釋、此可通行於天下。於情禮皆得也。

問、祭酒用幾奠。曰。家中尋常用三奠。祭法中卻用九奠。以禮有九獻。樂有九奏也。又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曰。古者灌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閒。故酒必灌於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傾在他器。○釋、若墓祭。灌酒於地亦可。

或問今拜埽之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古人直是識質。專一也。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專精祀於廟。今亦用拜埽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釋、古有祭祊而況於墓乎。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讎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釋、小人利切身家則愈爭。

問、士未仕而昏用命服。禮乎。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當盛其服。況古亦有是。士乘墨車之類。今律亦許假借。曰。無此服而服之亦僞。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也。若農商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不必用可否。曰。不得不可以爲悅。今得用而用之。何害。過期非也。釋、從時與宜耳。

問、臣拜君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之何。對曰。君臣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賤。故拜於堂上。若婦與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釋、恩義別親疏。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雕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雕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卻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己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柰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也。卻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陳本正此以下八段。別本所增。釋、學者治心之外。此事要急。

二程子抄釋卷之五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楊迪錄第十二（伊川語。）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閒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又問、如荊公窮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著工夫如何。曰。荊公舊年說話煞得。後來卻自以爲不是。晚年盡支離了。（釋、物以身所臨處格爲先。凡思慮籌畫講問皆是格。）

問、古之學者爲己。不知初設心時。是要爲己。是要爲人。曰。須先爲己。方能及人。初學只是爲己。鄭宏中云。學者先須要仁。仁所以愛人。正是顚倒說。卻（釋。才爲己便能及人。人己通。）

問、有所忿懥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乃心正乎。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一本作累。）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釋、有有二義。一曰先立。二曰後留。）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儲貳。使九四近君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釋、如此看易。則凡事凡物皆可通矣。易只是通。）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曰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釋、易是活法。

謝師直爲長安漕。明道爲鄠縣簿。論易及春秋。明道云。運使春秋猶有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師直一日說與先生。先生答曰。據某所見。二公皆深知易者。師直曰。何故。先生曰。以運使能屈節。問一主簿。以一主簿敢言運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釋、如此看易可使人皆知道矣。

陳瑩中答吳國華書天在山中說。云便是芥子納須彌之義。先生謂正南北說。卻須彌無體。芥子無量。釋、山中有天亦是常事。不當以須彌芥子論也。

揚雄、韓愈、說性。正說著才也。釋、才與性同出。而才所以盡性也。

性相近也。此言所稟之性。不是言性之本。孟子所言。正言性之本。釋、孔子說性闕與孟子同。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釋、君實任理。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願爲先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爲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卻可。今既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一本云、先生曰。某斷不說。

○釋、此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意。但程意不止論一給事也。

鄧文孚問孟子還可爲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門人錄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無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處云。皆古聖人須有錯字。若以夷惠爲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爲聖人則不合。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爲聖人。如伊尹又別。初在畎畝。湯使問之。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然後翻然而從之。亦是聖人時。如五就湯五就桀。自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釋、孟子言其大。程子校其詳。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逐不附己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釋、王程二氏之道如冰炭。

張戩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辨事。因舉經引證。介甫乃曰。安石卻不會讀書。賢卻會讀書。戩不能答。先生因云。卻不向他道只這便是不會讀書。釋、戩便以博覽爲讀書矣。亦與介甫之見同。

謝良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鬧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繹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舊時煞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卻未敢信。胡云。本注

朱子權親見謝先生云。某未嘗如此說。恐傳錄之誤也。釋、此戒懼於不覩不聞者也。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況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釋、據此則小序不可改矣。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不知煞有誤人處。

先生在講筵。嘗無錢使。諸公因問必是俸給大段不足。後乃知到任不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糧。戶部索前任歷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歷子。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歷。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遂令戶部自爲出劵歷。戶部只欲與折支。諸公又理會館閣尙請見錢。豈有經筵官只請折支。又檢例已無崇政殿說書多時。戶部遂定已前未請者。只與折支。自後爲始支見錢。先生後自涪陵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糧料院吏人忽來索請劵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會寫狀子。受事人不去。令子弟錄與受官月日。釋、此便用古今之學。

先生在經筵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范趙問先生。先生曰。某起自草萊。三辭後受命。豈有爲妻求封之理。又問乞恩如何。曰。只爲今士大夫道得乞字慣。又問封父祖。曰。其說甚長。釋、其說甚長。富哉言乎。

范堯夫爲蜀漕。成都帥死。堯夫權府。是時先生隨侍。過成都。堯夫出送。先生已行二里。忽遣人追及之。回

至門頭僧寺相見。堯夫因問先生在此有何所聞。先生曰。聞公嘗言當使三軍之士。知事帥君如事父母。不知有此語否。堯夫愕然。疑其言非是。先生曰。公果有此語。此一國之福也。堯夫方喜。先生卻云。公未能使人如此。堯夫再三問之。先生曰。只如前日公權府。前帥方死。便使他臣子張樂大排。此事當時莫可罷。堯夫云。便是純仁當時不就席。只令通判伴坐。先生曰。此尤不是。堯夫驚愕。卽應聲曰。悔當初只合打散便是。先生曰。又更不是。夫小人心中。只得些物事便喜。不得便不足。他既不得物事。卻歸去思量。因甚不得此物。元來是爲帥死。君子小人。須是切己。乃知思量。若只與他物事。他自歸去。豈更思量。堯夫乃嗟歎曰。今日不出。安得聞此言。（釋、此仁義不遺後其君親之義。）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去。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某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某云。大資居位。卻不求人。乃使人到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一作姨丈。）太執。求爲薦章常事也。某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釋、此周公握吐之義。）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邢恕。）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一作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一作繫之。）天。安用尤臧氏。（釋、程氏幾乎以天自處。）

問、邢七雖爲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某。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爲言官。

卻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識。後來極狠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知。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釋、先生茲心。止知正己。不知怨天尤人。眞孔氏學也。

先生云。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氣味深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釋、書一也。只看人如何讀。便分賢愚。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只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釋、格物便要誠意。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卻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釋、迹以告中人以下。心以告中人以上。文中子恐亦有所見云。

文中子言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此言極好。古者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後世便把來做一件矜誇底事。如周頌告成功。乃是陳先王功德。非謂誇自己功德。釋、漢以後無頌聲者此也。

文中子續經甚繆。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以來。制誥又何足紀。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釋、古鄭衛之音。亦入國風。諸代之錄。告世變也。

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乎。先生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說諸葛亮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先生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爲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卻於坐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爲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爲。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先生曰。弱者兼之。非謂幷兼取他。只爲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釋、此義明人心定矣。若此則孔明于王佐亦未能。

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閒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卻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常言爲韓王送沛公。觀良心只是爲天下。且與成就箇事。後來與赤松子游。只是箇不肯事高祖如此。釋、良、三代之遺智也。

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昔橫渠嘗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後來其弟戩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釋、正爲人心難測。己目未明耳。

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卻總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閒只是氣

運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時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潦旱。今年氣運當潦。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卻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釋、氣運亦繫言。就其中要人變化。

先生在經筵。聞禁中下後苑作坊。取金水桶二隻。因見潞公問之。潞公言無。彥博曾入禁中。見只是朱紅。無金爲者。某遂令取文字白潞公。潞公始驚怪。某當時便令問欲理會。卻聞得長樂宮遂已。當時恐是皇帝閤中。某須理會。釋、此豈止折柳之意。可以見先生仁天下之心矣。

先生舊在講筵。說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處。內臣貼卻容字。因問之。內臣云。是上舊名。先生講罷。因說適來臣講書。見內臣貼卻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居億兆之上。只嫌怕人尊奉過當。便生驕心。皆是左右近習之人養成之也。嘗觀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爲始月。蒸餅爲炊餅。皆此類。請自後只諱正名。不諱嫌名。及舊名纔說了。次日孫莘老講論語。讀子畏於匡爲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正。是甚義理。又講君祭先飯處。因說古人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夫爲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得爵祿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者。爲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處。便說始初內臣宮嬪。皆攜筆在後抄錄。後來見說著佞人之

類皆惡之。呂微仲使人言。今後且可刻傷觸人。范堯夫云。但不道著名字。儘說不妨。又講君祭以下莆田本添。○釋、使人君不知進德。以禍天下。皆此訣臣夫。故云一暴十寒。

周孚先本第十三伊川語。

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升堂。肯如是否。曰。子路非助輒。只爲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蒯聵不用君父之命而入立。強盟孔悝。孔悝不合從之故也。曰。子路當時可以免難否。曰。不可免。釋、子路見義必爲。

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隅問某如何看。答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左氏卽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釋、杜預言爲丘明。

張繹錄第十四伊川語。

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呂汲公爲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對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仲尼之道固不敢異。公以謂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對。會殿帥苗公至。子辟之幕府。見公壻王讜。讜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某。亦嘗學禮。何爲而不問也。讜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汲公所言

陳恆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爲大夫。公誤言也。釋、伊川以道自任。不在官。然道至事君則難泥。

呂汲公以百縑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爲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某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貧也。天下賢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釋、伊川雖一時權語。然其意自廣。

殿帥苗公問程子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程子對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釋、卽程子言以舉動爲人所拘滯。道不可行也。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子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于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某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釋、伊川與孟子大行之意同。

謝愔見程子。子留語。因請曰。今日將沐。子曰。豈無他日。曰。今日吉也。子曰。豈爲士而惑此邪也。曰。愔固無疑矣。在己庸何恤。第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於市者曰。毀瓦畫墁。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於父母。子亦將毀瓦畫墁乎。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釋、信及此則止有一理耳。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

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釋、養心之功。可兼養身。

程子與客語爲政。程子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子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釋、仁博者意自廣。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釋、無用之知。正叔不費心耳。故捷徑。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不能。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

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釋、此子厚不及伊川之精究。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爲民祈福也。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釋、此豈止闢異端乎。

韓持國使掾爲亭成。而蓮已生其前。蓋掾盆植而置之。公甚喜。程子曰。斯可惡已。使之爲亭而更爲此以說公。非端人也。公曰。柰何人見之則喜。釋、會此可辨佞人。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姊之憂耳。子曰。領帥南陽。兄姊何所憂。公悟曰。正爲定力不固耳。釋、天纛不貳、所以立命。

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釋、此不止量也。道亦如此處是。

程子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道議減役。至三大戶亦減一人焉。子曰。只聞有三大戶。不聞兩也。宗道曰。三亦可兩。亦可三之。名不從天降地出也。子曰。乃從天降地出也。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人占則從

二人之言。三人行則必得我師焉。若止兩大戶。則一人以爲是。一人以爲非。何從而決。三則從二人之言矣。雖然。近年諸縣有使之分治者。亦失此意也。釋、三大戶之論。似執泥不平。

釋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釋、此方是聖賢之心。以此心平天下而天下平。以此心格物而物無不知矣。

程子之盩厔。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侯騭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騭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爲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爲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爲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程子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釋、趙瞻之辭遁。

韓公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釋、言省意遠。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釋、只看如何窮理。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心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

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釋、其要只在所養。

諸葛瑾使蜀。其弟亮與瑾非公會不覿。亮之處瑾爲得矣。使吳知其瑾如備之遇亮。復何嫌而不得悉兄弟之懽也。釋、當時人情時事。又不知如何。

富文忠公辭疾歸第。以其俸劵還府。府受之。先生曰。受其納劵者固無足議。然納者亦未爲得也。留之而無請可矣。釋、納劵近直。留而無請近厚。

伊川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子瞑目而臥。忠孝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著用便不是。忠孝未出寢門。而子卒。作或人仍載尹子之言曰。非忠孝也。忠孝當黨患起。不與先生往來。先生卒。亦不致奠。○釋、觀忠孝視疾之言。便是不致奠。

二程子抄釋卷之六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唐棣編第十五（伊川語。）

棣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釋、讀大學、知格物。其下七者皆不難矣。）

先生曰。古人有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以養其血脈。威儀以養其四體。今之人只有理義養心。又不知求。（釋、如知義理養心。則耳目四體亦可兼。）

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己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風起。說大畜卦。（一作說風天小畜卦。）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卻公拜。今某卻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謝天申。字用休。溫州人。○釋、古人一拜如此重。安肯謟佞。）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

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釋、讀書不在貪多。在體認。

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棣問去驕吝可以爲屢空。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爲有己。吝如不能改過亦是吝。釋、求得顏子不改其樂處。則驕吝自化。

先生將傷寒藥與兵士。因曰在墓墳所與莊上。常合藥與人。有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箇事。釋、此擊磬之心也。

思叔告先生曰。前見教授夏侯旄。甚歎服。曰。前日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既問。卻不問他好惡。須與盡說與之。學之久。染習深。不是盡說力抵介甫。無緣得他覺悟。亦曾說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既升。豈有爝火之不熄。皆是意常要己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爲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其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爲報君足矣。當時所爲。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卻未見其已。夏侯旄、字節文。○釋、此說足盡

臣子之道。故碩膚之孫。歷山之泣。其心皆可想也。

又問伯夷叔齊逃是否。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逃父邪。叔齊承父命。尤不可逃也。又問中子之立是否。曰安得是。只合招叔夷。（一作夷。）齊歸立則善。伯溫曰。孔子稱之曰仁。何也。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與季札是也。札讓不立。又不爲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亂。故聖人於其來聘。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公子也。（釋、春秋書札。進楚人也。楚夷而其使得錄名耳。札事亦近叔齊。）

用休問溫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爲師。曰。不然。只此一事可師。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得。若只指認溫故知新便可爲人師。則窄狹卻氣象也。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會語言。要識得氣象。如孔子曰盍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得見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釋、須高明看聖賢氣象出。）

在講筵時。曾說與溫公云。范純夫在筵中尤好。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卻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某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溫公問何故。某曰。自度少溫潤之氣。純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道人主之意。後遂除侍講。（釋、如此擇講官便有大效。）

用休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

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釋、漢限田。唐口分世業法。亦古意。

嘉仲問封建可行否。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釋、法緣人情及世變而立。但當倣古則無弊。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曰。蓋有之。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歷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釋、此三事人間之至大者。其他可知矣。

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釋、古者繼之以一月。卻大近耳。

富公嘗語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閒人。曰。某做不得閒人。相公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爲我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臥無不在道。何謂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井賈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釋、禪伯閒中忙。

先生嘗與一官員一僧同會。一官員說條貫既退。先生問僧曰。曉之否邪。僧曰。吾釋子不知條貫。曰。賢將竟作。一作三界外事邪。天下豈有二理。釋、此乃覺悟僧也。

公山弗擾佛肸召子欲往者。聖人以天下無不可與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往。然終不往者。知

其必不能故也。子路遂引親於其身爲不善爲問。孔子以堅白匏瓜爲對。繫而不食者匏瓜。繫而不爲用之物。不食不用之義也。匏瓜亦不食之物。故因此取義也。釋、比豈匏瓜義最可觀。

范公甫將赴河淸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衆爾。曰。唐狄仁傑廢江浙閒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太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釋、社稷爲土地之神。統言之也。城隍據城池而言。古人祭門行而況此乎。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看一部論語。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爲。釋、意隨文曉解。

周伯溫見先生。先生曰。從來覺有所得否。學者要自得。六經浩眇。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伯溫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睿。睿作聖。須是於思慮閒得之。大抵只是一箇明理。棣問學者見得這道理後。篤信力行時亦有見否。曰。見亦不一。果有所見後。和信也不要矣。又問、莫是既見道理。皆是當然否。曰。然。凡理之所在。東便是東。西便是西。何待信。凡言信只是爲彼不信。故見此是信爾。孟子於四端不言信。亦可見矣。釋、信有二義。未得之先者。須信也。既得之後者。能信也。

先生指庭下羣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羣雀集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卽來食。須是久乃集。蓋人

有意在爾。若負粟者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釋、萬物皆有覺故。務德行者在不言而信。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釋、若時節便未必死。守節而死。不死矣。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策。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中事邪。驅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三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於民可也。釋、雖武王歸馬放牛亦太早。故武庚叛。

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是武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甲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既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須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質。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頃呂望之曾問及此。亦曾說與他。後來又看禮。見王巡狩問百年者。益知書傳亦稱歲爲年。二年四年之說。縱別無可證。理亦必然。且看尙書分明說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又看王徂桓宮。居憂三年。終能思庸。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釋、年作歲是。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釋、此任也。

鮑若雨錄第十六伊川語。

今語小人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然卒違道。語君子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肯違道。譬如牲牢之味。君子曾嘗之。說與君子須增愛。說與小人。小人非不道好。只是無增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肯爲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釋、篤信者好學。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篤則忘廢。助長於文義上也。但有益。若於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此數句煞好。釋、要在不言而行。

問、孔子對冉求曰。其事也非政。政與事何異。曰。閔子騫、不肯爲大夫。曾晳、不肯爲陪臣。皆知得此道理。若子路、冉求。未能知此。夫政出於國君。冉求爲季氏家臣。只是家事。安得爲政。當時季氏專政。孔子因以明之。或問季路、冉求。稍聞聖人之道。何不知此。曰。當時陪臣執國命。目見耳聞。習熟爲常。都不知有君。此言不足怪。季氏問季路、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然則從之者與。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除卻弒父與君。皆爲之。釋、當時由求亦大難。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胸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願留嚴聽。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爲族弟。此亦豈知爲族兄邪。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子、公之族弟某人也。既而懽然相從。無有

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釋、性本同善。要人指點便親切。

鄒柄本第十七伊川語。

詩大序孔子所爲。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國史所爲。非後世所能知也。釋、此序屢言之。可知其難改也。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其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也。釋、當時劉璋亦有道義可處。處而不從。取之可也。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一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宣王嘗自觀五丈原。非曰言。非一作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釋、兵家言多視不勝猶勝。

荀爽從董卓辟。遜迹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保身。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揚子投閣失之也。荀爽自度其材能興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而強圖之。非也。釋、爽豈天民。

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揚雄。萇解經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概然矣。釋、毛詩多依大小序故得多。

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生其母之方。柰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漢。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釋、庶見幾於其先。故難及。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誦讀。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釋、此卻與志學次第異矣。

人思如涌泉。浚之愈新。釋、心體無窮也。

先生在經筵時。上服藥。卽日就醫官問動止。天子方幼。建言選宮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遠紛華。養心性。釋、經筵不止口說容觀。必如正叔志可。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釋、心在於文。久亦精深。雜念去也。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釋、四端以信而行。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釋、孔子伊惠。亦有不同。

暢大隱本第十八 伊川語。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釋、此言不極太速乎。此恐非爲大隱語。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眞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釋、三子各就其所見處通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釋、德性之知。亦或假見聞。但不恃焉耳。故舜孔亦思見聞。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彰。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釋、下學卽上達。灑掃應對。便是窮神知化。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釋、權與功名皆在外者。故有害。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釋、君臣各有體。

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爲能窒欲。曾子之省。窒欲之道也。釋、學問根源只在窒欲。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釋、內本之學。其有所見者乎。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非學也。釋、君子之學。貴貞而德。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釋、實勝善也。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釋、顏子惟一耳。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釋、窮理爲難。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釋、清明在躬卽有事。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釋、如此求索。則聖人在目前矣。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故耳。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爲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釋、役使亦係習。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善者也。釋、善不過義與實耳。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釋、漸進則漸妙。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

也。釋、中人被化則多從耳。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愼。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釋、得師不信亦難。

盛德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釋、傳一也。但不同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釋、外者非內也。後者非先也。

學以知爲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釋、此中庸思知人知天之序。行亦非次。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釋、仁誠至矣。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釋、此大小內外之效也。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釋、未之思耳。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邪。疑則己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爲君子者也。釋、疑人者疑己也。

二程子抄釋卷之七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朱光庭錄第十九

性靜者可以爲學。釋、性動者習靜亦可學。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淳。○釋、能知者必能養。

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正。○釋、有爲而發。

心得之然後可以爲己物。淳○。釋、心得須自驗。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釋、默識亦深。程子看似太淺。乃與善問對。

學始於不欺闇室。釋、過此坦然行矣。

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深。釋、始學亦難免解釋。既喻矣。卽當超然也。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釋、不定亦係未勇。若到仁後。更何消言把捉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瓶。至于斲輪。誠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淳。○釋、習熟自化。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席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位。蓋姑婦生無共坐也。姑婦之位亦同。太祖之設。其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婦各從夫。每月告朔。茶酒四時。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訖。則藏主於北壁夾室。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有無。祭器坐席。皆不可雜用。廟門非祭。則嚴扃之。童孩奴妾。皆不可使褻而近也。釋、此禮甚近人情。與卜吉冬至祭始祖等說又異。

凡說婚姻男女多言東。東取生育之意。人君多言南。凶喪多言北。又有各就其國所有而言者。如周詩多言南。釋、皆出陰陽自然之義。

彼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是。則吾又何校焉。是以君子未嘗校也。伯淳。○釋、是非皆不可尤人方知天。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伯淳。○釋、惟此忠信爲難。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故荀子不知誠。釋、誠有二用。荀言亦可取。故大學言誠意。中庸言誠身。豈不可邪。

陳淵拾遺第二十

孔子生而知之者。自十五以下事。皆學而知之者。所以教人也。三十有所立。四十能不惑。五十知天命而未至命。六十聞一以知百。耳順心通也。凡人聞一言則滯於一言。一事則滯於一事。不能貫通。耳順者、聞

言則喻。無所不通。七十從心。然後至於命。釋、孔子實如此。用來非但爲教人。

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子路不悅。故夫子陳之曰。予所否塞者天厭之。言使我至此者天命也。釋、矢作陳解是。

李參錄第二十一

漢之儒者。所以從學者數百人。非惟風俗亦皆篤行君子也。晉人高尚。不足道矣。釋、惟篤實能格人心。卽此是學。

質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至此。先生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釋、佛之盡心知性。與吾儒異耳。蓋雖大而實小也。

馮理拾遺第二十二

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爲災。人事不勝則天爲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祁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爲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爲害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可信。釋、漢儒亦有大義在。但指應太過、致人不信耳。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几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添一隻脚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釋、後儒於易上或

作玄。或添卦者。則於易之義愈未得也。易只是行此四德。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若春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成聖人。各只有一事可稱也。且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不成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釋、看月令如看易卦。隨事立文耳。但弊在學撫五辰大過耳。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釋、人事盡處命可立。

羅從彥拾遺第二十三

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撰。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伊川。釋、恐論語亦曾有二子所記。而其門人筆之耳。

灌以降神。禘之始也。既灌而往者。自始以至終。皆無足觀。言魯祭之非禮也。不知者蓋爲魯諱。如自此事而正之。其於天下如指掌之易。伊川。○釋、此解明實。

胡安國家本第二十四

明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釋、欲學者照如此學忠恕。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妻孥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釋、窒欲甚難耳。

思慮不得至於苦。釋、苦則不能自得。

人之多聞識。卻似藥物。須要博識。是所切用也。釋、有切用處。雖博識何害。然須種種辨別。得聲色臭味。方可是甘受和也。

爲天下安可求近效。才計較著利害便不是。釋、除是有仁智心者方能爲。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閒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閒事也。尹子親注云。此一段可疑。○釋、此必有機括轉移。恐未可疑也。

伊川在經筵。已聞上盥漱噴水避蟻。他日先生進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天下。釋、此與孟子意同。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釋、此須有作用感化者可。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竹。釋、風動竹者。自然也。

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於此致力盡心而於何所。釋、一致力盡心便是仁。

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稟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情。則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以爲車。或可以爲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爲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惟自棄自暴。則不可與爲善。釋、性才皆出於天。其氣同也。

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伊川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爲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面。釋、樂最難尋。若到得後。方有所樂耳。於世

人之憂。盡忘之矣。

胡文定公集記此事云。安國嘗見鄒至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至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卻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至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至完卻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伊川卻問曰。尋常說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潁昌。有趙均國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卻神祠廟宇。人始知爲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爲善之具。又震澤語錄云。伊川問學者顏子所樂者何事。或曰。樂道。伊川曰。若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鄒至完曰。吾雖未識伊川面。已識伊川心。何其所造之深也。釋、樂便是道。而人未之識。

伊川先生將屬纊時。顧謂端中曰。立子。蓋指其適子端彥也。語絕而沒。既除喪。明道之長孫昂。自以當立。侯師聖不可。昂曰。明道不得入廟耶。師聖曰。我不敢容私。明道先太中而卒。繼太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非端彥而何。議始定。或謂師聖曰。明道既死。其長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子死已久。況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奪嫡之說。可以義起矣。況立廟自伊川始乎。尹子自注云。此一段差誤。○釋、此差必矣。雖伊川繼太中。主祭亦

未必然。

明道見神宗論人材。上曰。朕未之見也。明道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上聳然曰。朕不敢。朕不敢。此段見行狀。無上曰朕未之見也一句。○釋、有本者之言。自能感動君上。

子曰。游酢得西銘誦之。卽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求能於語言之外者也。此一條已見於大全集。然頗有缺誤。故復出此。○釋、定夫之解雖明白。恐亦是在中庸上看也。

崇寧黨禁方嚴。子徙居龍門之南。止南方學者曰。苟能尊所聞。力行所知。則可矣。不必及門也。釋、此固向晦之意。恐亦有爲而發。

或問范祖禹曰。或謂夫子有言曰。人有篤志力行而不知道者。信乎。祖禹曰。吾嘗聞之夫子。有所指而言之也。釋、道未易聞。聞之雖夕死可矣。篤志力行。恐未盡耳。

游酢拾遺第二十五

問文中子圓者動。方者靜。先生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釋、王以用言。程以體言。

初見先生。次日先生復禮。因是安下飯食穩便。因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

簞瓢陋巷何足樂。蓋別有所樂以勝之耳。伊川。○釋、別有所樂。富貴換不得也。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爲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爲蟣蝨而生邪。一說

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舊先兄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伊川。○釋、力能勝之語恐誤傳。蝎傷人則殺之。乃法之正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爲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釋、所謂不孤。不必此黨。只天下歸仁便是。

王蘋春秋錄第二十六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釋。詩書易皆前聖言。春秋夫子自作。卽詩書易之用也。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釋、春秋以獲麟絕筆。豈得無意。可知其志之所始矣。

或言絕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唯可尊周。孟子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釋、革命在人心上看。

建陽大全集拾遺第二十七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煢獨。聖人未

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謂之和。釋、此便是七情之正。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揚子雲仕莽賊。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釋、荀失於言。揚失於行。其過均乎。

揚子之學甚支離。只立名做法語便不是了。釋、此言足以革作文者之弊。故文勝則道微。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這箇義理。便道中庸矣。道一作到。○釋、此是穎悟。

向日與向火意思別。火只是一箇酷烈底性。日則自然一般生底氣。便與人氣接。釋、冬向日。夜向月。知向火水矣。

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子夏所能爲。必得於師傳也。釋、恐子夏亦不可小看。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釋、易皆爲德行而發。其淺處爲爻象。深處爲神。

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儒撰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釋、洪綱大目。非周公不能定。隨增附。皆不出周公之規模。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釋、據此可以修己。可以觀人。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釋、纔玩氣象。便於自己動靜

上用功矣。

易學後來曾子子夏學煞到上面也。釋、二子通悟。

君實近年病漸較煞放得下也。釋、止是能用人言。

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忠臣之義。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釋、此大義急。

薛公言黥布出上策則關東非漢有非也。使出上策亦敗。釋、薛公據當時事勢言。

趙襄子姊爲代國夫人。襄子既殺代王。將奪其國。夫人距戰是也。身爲代國夫人。社稷無主。獨當其任。義不可棄社稷以與弟。則戰而殺之。非姊殺弟也。代國夫人殺賊也。釋、有婦如是烈。

陳寔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太丘道廣。釋、寔志遠矣。

唐之有天下。數百年自是無綱紀。太宗肅宗皆簒也。更有甚君臣父子。其妻則取之不正。又妻殺其夫。簒其位。無不至也。若太宗言以功取天下。此尤不可。最啓僭奪之端。其惡大是殺兄簒位。又取元吉之妻。後世以爲聖明之主。不可諱也。太宗與建成史所書卻是也。肅宗則分明是乘危而簒。若是則今後父有事。安得使其子。釋、道重大綱。不然皆苟而已。

觀太學諸生數千人。今日之學。要之亦無有自信者。如游酢楊時、二三人游。其閒諸人。遂爲之警動。敬而遠之。釋、此見宋治不及於漢。亦於作士處占之。

先生自少時未嘗乘轎。頃在蜀。與二使者游二峽。使者相強乘轎。不可詰其故。語之曰。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若疾病及泥濘。則不得已也。二使者亦將不乘。某語之曰。使者安可不乘。既至。留題壁間。先生曰。毋書某名。詰其故。曰。以使者與一閒人游。若錚客。當時竟不乘轎。亦不留名。釋、錚字未曉。

村酒肆。要之麤米麥。聚閒人。妨農工。致辭訟。藏賊盜。州縣極有害。釋、此亦極有驗。

汝之多瘻。以地氣壅滯。嘗有人以器雜貯州中諸處水例皆重濁。至有水腳如膠者。食之安得無瘻。治之術。於中開鑿數道溝渠。洩地之氣。然後少可也。釋、少字下疑有脫字。

酒是麴蘖爲之。以亂其氣。人苟持其志則不到於亂。乃知飲食須德持之。未有害也。志之爲力極可怪。釋、只酒後把持。便驗得志能帥氣。

今人家買乳婢。亦多有不得已者。或不能自乳。須著使人。然食己子而殺人之子。不是道理。必不得已。用二乳而食二子。我之子又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能爲害。或以勢要二人。又不更爲己子而殺人子。要之只是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釋、此亦仁術。

今人居覆載中。卻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卻不理會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釋、知我則知天地日月。

凡人有斗筲之量。有鐘鼎之量。有金斛之量。江海亦大矣。然尚有限。惟聖人之量與天地並。故至多不益。至少不虛。凡人爲器量所拘。到滿後自然形見。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卻與張齊賢爭娶一妻。爲

其有十萬囊橐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室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無。皆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得綾寫一卷與便動。又干他身分甚事。釋、量要先有識而後大。

問、古人所謂衣冠不正無容止爲身之恥。今學佛者。反以爲幻妄。此誠爲理否。曰。只如一株樹。春華秋枯。乃是常理。若是常華。則無此理。卻是妄也。今佛氏以死爲無常。有死則有常。無死卻是無常。釋、死生順。有不願偷生者矣。

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艮卦可了。釋、艮卦尤廣而切。法華本旨亦異。

時紫芝集微言第二十八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釋、言天地不仁。語雖巧。於義亦恐未安。

或問、記曰。康誥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先生曰。今母保養赤子。其始何嘗學來。當保養之時。自然中所欲。若推此心保民。設不中其所欲亦不遠。因說昔楊軾爲宣州簽都。一日差王某爲杖直。當日晚。有同姓名者來陳狀。乞分產。軾疑其杖直。便決替了。赤子不能言。尚能中

其欲。民能言。卻不知其情。大抵只是少察。釋、少察處便是少仁。

學者今日無可添。惟有可減。添盡便無事。釋、懲忿窒欲是減。

或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釋、言忠恕不可析。析則恕無所本。忠無所用。

尹子曰。伊川先生嘗言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釋、大學亦是心法。

范文甫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楊中立問四象。子言四方。釋、皆以其近而告之。然何者非四象也。

雋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董仲舒、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釋、漢儒多借經生義。還是有用之學。

王道與儒道同。皆貫通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釋、儒所學者王道耳。豈止言同。

或問劉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疎遠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釋、當蕡之時而又無蕡言。乾坤毀矣。待致位高得君深而言。則已共化矣。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釋、文末也。

李朴、字先之。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釋、能仁則能集義。子先恐亦有病。

子謂尹焞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釋、尹張其後也驗。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某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亦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釋、觀此程門師弟子。意甚眞實。

王信伯問學於伊川曰。願聞一言。先生曰。勿信吾言。但信取理。釋、程子以理自處矣。

先生過成都。坐於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桶者前視之。指未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其姓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酉室所聞云。田夫釋未者誤。

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釋、起人敬亦非細事。

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掞不語。伊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釋、程子不止稱顯道亦以覺公掞耳。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釋、此抑揚進退人物之方。

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斂。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蛆食其舌鼻猶不害。惟伏地甚者。遂致并腹腫背冷。故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釋、據此則三日小斂也宜。

學者要先會疑。釋、疑便可明。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釋、帝正月擬王正月乎。未必然。

章氏之子。與明道之子。王氏壻也。明道子死。章納其婦。先生曰。豈有生爲親友。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來饋送。一皆謝遣。章來。欲見其子。先生曰。母子無絕道。然君乃其父之罪人也。釋、程子此處亦難矣。

范堯夫經筵坐睡。先生語人曰。堯夫胸中無事如此。有朝吏入朝。倒執手板。先生曰。此人胸中不是無事。釋、坐睡恐亦未善。若倒執手板者亂矣。

陳經正問曰。據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釋、陳言蕩矣。

或問涵義曰。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釋、始造亦要涵義。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釋、定心只有知止一方。

揚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釋、須會觀自己。方能見天地聖人。

朱公掞爲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釋、此便見子瞻害道。

尹子曰。馮理自號東皋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閒宴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頤亦有奇特事。理請聞之。先生曰。每食必飽。釋、此豈惟可解馮理乎。

崇寧初。范致虛言、程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尹焞、張繹爲之羽翼。遂下河南府體究。學者往別。因言世故。先生曰。三代之治。不可復也。有賢君作。能致小康則有之。釋、此雖有感而言。自是實事。

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許之。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於庭。明道曰。顒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釋、步庭中月而始誌堯夫。堯夫亦可謂有所得乎。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釋、與叔此言太過。蓋從游程門後發。不若伊川言平。

溫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祀明堂禮成。而二蘇往哭溫公。道遇朱公掞問之。公掞曰。往哭溫公。而程先生以爲慶弔不同。二蘇悵然而反。曰。鏖糟陂裏叔孫通也。言其山野。自是時時譏伊川。他日國忌。禱於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語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材。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釋、蘇也學成。文章何用乎。

伊川主溫公喪事。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軾聞居喪未葬讀喪禮。太中康寧。何爲讀喪禮乎。伊川不答。鄒至完聞之曰。伊川之母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釋、伊川不答者。知其譎也。

或問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此。必至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釋、卽科舉亦有學。

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釋、此見二子之相介。

謝顯道、崇寧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謝顯道如何人。先生曰。由求之徒。或云建中間。○釋、謝能信其師矣。

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申公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爲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出爲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二先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釋、此明道仁義並有存處。

陳經邦問詩說言唐魏已變先代之風。又言先聖流風遺俗盡。故次以陳。兩意似不異。何以分先後。先生曰。聖人之都。風化所厚。聖人之國。典法所存。唐魏聖人之都。其風雖變而典法尚在。陳、舜之後。聖人之國。亦被夷狄之風。則典法隨而亡矣。三代之後。有志之士。欲復先王之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不備。故典法尚存。有人舉而行之無難矣。釋、此齊一變至魯之意。

范溫譏張思叔曰。買取錦屏三畝地。蒲輪未至。且躬耕。先生聞之曰。於張繹有何加損也。釋、程子可謂知思叔矣。

范淳夫之葬。先生爲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之日。招在近父老。犒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相繼。而淳夫獨完。釋、此可謂厚淳夫矣。

擴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之曰東銘西銘。釋、亦以自訂。

二程子抄釋卷之八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傳聞雜記第二十九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飯之語。熙寧初。程伯淳入臺爲裏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食。分廳向火。伯淳爲子言。見差史王得臣。字彥輔。釋、聚廳喫飯便可觀。

正叔先生曰。樞密院乃虛設大事。三省同議。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然藝祖用此以分宰相之權。神宗改官制。亦循此意。釋、此亦互相頡頏之意。

治平中。見正叔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見呂氏家塾記。○釋、斟酌在人。雖恆產亦有法存。

溫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正叔云。是公平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見呂氏發明義理。釋、正叔深知君實。

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戊寅。內侍至資善傳旨權罷講一日。二十七日庚辰。資善吏報馬宗道云。上前日微傷食物。曾取勸藥。恐未能久坐。令講讀少進說。是日正叔略講畢。奏云。臣等前日臨赴講筵。忽傳聖旨權罷講。臣等甚驚。聖躬別無事否。上曰。別無事。自初御邇英。至是始發德音。釋、德音發聞之難如此。非正叔不能得一語。

二月十五日戊戌。正叔講一言可終身行之其恕乎。因言人君當推己欲惡。知小民饑寒稼穡艱難。明宗年六十餘即位。猶書田家詩二首於殿壁。其詩云云。進說甚多。釋、此勝於講一部四書。

三月二十六日戊寅。正叔獨奏。乞自四月就寬涼處講讀。二十八日移講讀就延和。釋、忠臣委曲如此。

四月六日丁亥。講讀依舊邇英閣。顧子敦封駁。以爲延和執政得一賜坐啜茶。已爲至榮。豈可使講讀小臣坐殿上。違咸造勿褻之義。持國微仲進呈。令修邇英閣。多置軒窗。已得旨。而呂公方入。令修延義閣。簾內云。此待別擘畫。省知何所也。釋、豈惟主上不可易回。顧子敦亦士人也。何取義而沮之乎。

十五日丙申。邇英進講。邇英新修展御座。比舊邇後寬數尺。門南北皆朱漆釣窗。前簾設青幕障日。殊寬涼矣。右范太史日記。

先生離京。曾面言令光庭說與淳夫。爲資善堂見畜小魚。恐近冬難畜。託淳夫取來投之河中。數次朝中不遇。敢因循至此。專奉手啓。幸便爲之。朱給事與范太史帖。

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有旨復哲宗元佑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禮。伊川先生謂邵伯溫曰。元祐后之賢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爲無理。伯溫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言得矣。釋、此得伯溫解。

元豐八年。神宗升遐。遺詔至洛。程宗丞伯淳爲汝州酒官。以檄來舉哀府治。既罷。謂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獨除監司。顥不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惡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宗丞論此時。范淳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溫、同聞之。釋、革弊只怕有已意在。故古不以人廢言。

荆公置條例司。用程伯淳爲屬。一日盛暑。荆公與伯淳對語。公子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新法數爲人沮。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兒誤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荆公不合。釋、安石有子如此。難論政矣。

元祐初。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爲崇正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侍上講。色甚莊。以諷諫。上畏之。潞公對上甚恭。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釋、正叔既知自處。又知處人。

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知變通適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副樞。以范堯夫辭修注得罪。張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恨。衆人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釋、凡伯淳言。皆處世之道。可謂高遠矣。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而老父徑去。釋、世亦有如此老。但言無心亦不是。須設法求濟之之道可也。

宗丞先生謂伯溫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先人敝廬。廳後無門。由旁舍委曲以出。先人既沒。伯溫鑿壁爲門。侍講先生見之曰。先生規畫必有理。不可改作。伯溫亟塞之。伯溫初入仕。侍講曰。凡所部公吏雖有罪。亦當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意。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未經杖責者宜慎之。恐其或有立也。右七事見邵氏聞見錄。○釋、此便是制情之方。矜恤之實也。

明道在潁昌。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安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某此中無相益。有二程子先生者。可往

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釋、楊謝初起便不同。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顯常愧此四字。釋、此賢希聖之實。

伊川二十四五時。呂原明首師事之。右四條見龜山語錄。釋、此非但伊川早立。亦原明早見。

扶溝地卑。歲有水患。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閒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右見庭聞錄。錄楊公之子迺所記。釋、賢人所至。便存心於愛物。

朱公掞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釋、春風臘雪皆一意。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進講。必博引廣喻。以曉悟人主。范堯夫曰。先生怎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爲不記。故有許多。若還記。卻無許多也。釋、只仁忠之心切。故推之卽通。

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穎有泚其憤悱如此。右見侯子雅言。釋、只此便可學。

和靜嘗以易傳序請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莫太洩露天機否伊川曰如此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解語。祁寬錄云。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呂堅中錄云。伊川曰。亦不得已言之耳。

和靜嘗請曰某今日解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曰如何和靜曰莫只是樂否伊川曰樂亦沒處著。釋、只是無所累耳。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釋、只當教之以道。施之以恩。

暇日靜坐和靜孟敦夫、名厚。潁川人。張思叔侍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才著物便搖動。釋、若外物則不可著。

一日置酒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聖人豈有作亂者事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語言錯顛容貌傾側皆亂也。釋、此亦近人情。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釋、富貴榮達。若不學則亦淫矣。

鮑若雨、劉安世、劉安節、數人自太學謁告來洛見伊川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伊川曰曾見尹焞否曰未也請往問之諸公遂來見和靜以此爲問和靜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

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復以此語白伊川。伊川曰。極是。縱使某說亦不過此。右八事。涪陵記善錄。馮忠恕所記尹公語。○釋、此可謂發揮明白。人可著力求矣。

游定夫酢問伊川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便可馴致於無聲無臭否。伊川曰。固是。後謝顯道良佐問伊川如定夫之問。伊川曰。雖卽有此理。然其間有多少般數。謝曰。旣云可馴致。更有何般數。伊川曰。如荀子謂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語有何不可。亦是馴致之道。然他卻以性爲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似此馴致。便不錯了。釋、步步皆法樣。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和靜先生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用乎。先生曰。固是。只爲開眼卽是病。王屈服以歸。伊川自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靜先生。且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和靜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默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歡也。先生舉告子安。子安由此遂服。釋、此只是自得。方有此言。

伊川與和靜論義命。和靜曰。命爲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靜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大賞之。又論動靜之際。聞寺僧撞鐘。和靜曰。說著靜便多一箇

動字。說動亦然。伊川頷之。和靜每曰。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釋、此其簡易矣。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釋、靜坐爲始學者設。

先生曰。伊川常愛衣皁。或博褐紬襖。其袖亦如常人所戴紗巾。背後望之如鐘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然不曾傳得樣。不知今人謂之習伊川學者。大袖方頂何謂。先生在洛中。常裹昌黎巾。釋、學不在衣冠上。

先生嘗問伊川。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莫是上下一理否。伊川曰。到這裏只得點頭。釋、首肯處難言也。得此何謂止見鳶魚。

郭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伊川語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近思。釋、此便是論語。

先生曰。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天事天。伊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存心養性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伊川曰。子何似顏子。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以事天也。子何似顏子。釋、事天不是一言便了。釋氏恐亦未知天。

謝收問學於伊川。答曰。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曰。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先生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釋、涵養方得之於己。更不如孔孟說仁者人也切。

謝顯道久住太學。告行於伊川。云將還蔡州取解。且欲改經禮記。伊川問其故。對曰。太學多士所萃。未易得之。不若鄉中可必取也。伊川曰。不意子不受命如此。子貢不受命而貨殖。蓋如是也。顯道復還。次年獲國學解。釋、命在天。要人安。

韓持國與伊川善。韓在潁昌。欲屈致伊川明道。預令子姪使置一室。至於修治窗戶。皆使親爲之。其誠敬如此。二先生到。暇日與持國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先生聞於持國之子彬叔。名宗質。○釋、此錫類之教。亦以報持國之厚也。

王介甫爲舍人時。有雜說行於時。其粹處有曰。莫大之惡。成於斯須不忍。又曰。道義重不輕王公志意足不驕富貴。有何不可。伊川嘗曰。若使介甫只做到給事中。誰看得破。釋、有所雜者終必露。

伊川歸自涪陵。謝顯道自蔡州來洛中。再親炙焉。久之。伊川謂先生及張思叔。釋曰。可去同見謝良佐問之。此回見吾。有何所得。尹張如所戒。謝曰。此來方會得先生說話也。張以告伊川。伊川然之。釋、非心解力行。亦不能會得說話。

周恭叔行己。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周以宦事求來洛中。監水南羅場。以就伊川。會伊川有涪陵行。後數年。周以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

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洛。先生以是告之。伊川曰。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以父母遺體偶娼。其可乎。○釋、人心難持如此。娶妻亦是初強。

溫州鮑若雨。商霖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遣之見先生。鮑來見。且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如何。先生曰。賢懣只爲將堯舜做天道。孝弟做人道。便見得堯舜道大。孝弟不能盡也。孟子下箇而已字。豈欺我哉。孝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只爲天地父母只一箇道理。諸公尚疑焉。先生曰。曲禮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亦是此意也。諸公釋然。歸以告伊川。伊川曰。教某說不過如是。次日先生見伊川。伊川曰。諸人謂子靳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某以諸公遠來。依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少差。便不誤他一生。伊川頷之。釋、尹氏可謂得程氏之傳矣。

王介甫與曾子固鞏善。役法之變。皆曾子酌之。晚年亦相暌。伊川常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以子瞻定役法。凡曰元豐者。皆用意更改。當時若使子固定。必無損益者。又是他黨中自可杜絕後人議也。因其暌必能變之。況又元經他手。當知所裁度也。此坐元祐術故也。伊川每曰。青苗決不可行。舊役法大弊。須量宜損益。此段可疑。

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釋、當時已稱聖人。

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坐問正月一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

中須當暫往潁昌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久留潁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楪一。重二十兩。似可爲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爲。詰朝遂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正爲此爾。再三謝過而別。釋、此可以知進退取予矣。

王子眞（佺期）來洛中。居於劉壽臣園亭中。一日出謂園丁曰。或人來尋。愼勿言我所向。是日富韓公來見焉。不遇而還。子眞晚歸。又一日。忽戒灑掃。又於劉丐茶二盃。炷香以待。是日伊川來款語終日。蓋初未嘗夙告也。劉詰之。子眞曰。正叔欲來。信息甚大。又嵩山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謂其爲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庵。是日不値。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伊川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侍也。伊川以其誠意。復與之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濟。心靜而明也。先生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也。釋、此中亦有感應之機。

孟敦夫（厚）來伊川。又從王氏。而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穢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曰。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沒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胡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閒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來見先生曰。先生令某來見二公。若彥明則某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先生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某之心也。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竟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釋、尹之答孟。甚切近正直。

寬因問伊川謂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釋、只如此答其人亦自可見。

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逐日虎皮坐。是日更不坐虎皮也。橫渠乃歸陝西。釋、橫渠讓善之心甚切。然此等恐多程氏門人所記。

明道說。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六分。怪其太甚也。有旨只令折五分。次供進。偶覺。藏府曰。習使然也。卻令如舊。又禁中進膳飯中有沙石。含以密示嬪御曰。切勿語人。朕曾食之。此死罪也。又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市有鬻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令買之。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饑。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釋、如宋仁宗於治世。如三代何有。

先生曰。某才十七八歲。見蘇季明教授。時某亦習舉業。蘇曰。子修舉業。得狀元及第。便是了也。先生曰。不敢望此。蘇曰。子謂狀元及第便是了否。惟復這學更有裏。先生疑之。他日去見蘇。乃指先生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釋、半年後得大學西銘看。此意要思得之。

先生與思叔共學之久。一日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爲我言之。先生曰。某不逮思叔。如凡有請問未

達。必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才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某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後再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得。釋、尹氏眞切確實。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於門。誰最是有得者。伊川曰。豈便敢道他有得處。且只是指與得箇歧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煞。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己有也。豈不難哉。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釋、自得如此之難。

司馬溫公修通鑑。伊川一日問修至何代。溫公曰。唐初也。伊川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溫公曰。皆篡也。伊川曰。此復何疑。伊川曰。魏徵如何。溫公曰。管仲、孔子與之。某於魏徵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以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讎。何所取耶。溫公竟如舊說。管仲雖初有過。善補者也。魏徵初不無過者也。功業雖多。何足法乎。

與叔問伊川曰。某見孟子亦有疑處。舜爲法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憂之如何。如舜而已。伊川曰。聖人憂則有之。疑則無。夫何故。人所當憂。不得不憂。如孔子是吾憂也。若疑則無之矣。釋、夫子四十不惑。

先生曰。近有人說伊川自比孔孟。先生曰。某不識明道。每見伊川說。學問某豈敢比先兄。由是推之。決無此語已。釋、伊川多以門弟子比由求。然而伊川比由求則廣矣。

先生曰。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如孔子謂六十而耳順。聞無不通。然後可至不踰矩也。明道作洛河竹木務時。過一寺門。牆上有人題、要不悶。守本分。時田明之隨行。明道每過。必曰好語。一日明之問明道曰。只被人不守本分也。後先生聞此語。復問伊川。伊川曰。只爲人不能盡分。先生謂寬曰。看伊川語。豈不是悟則句句是。凡一言一句。便推到極處。看盡分字是大小氣象。又謂寬曰。才說盡分。便不消說悶也。釋、知分亦難。況守乎。守分可以至命。

伊川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一日出易傳序示門弟子。先生受之歸。伏讀數日後。見伊川。伊川問所見。先生曰。某固欲有所問。然不敢發。伊川曰。何事也。先生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似太露天機也。伊川歎美曰。近日學者何嘗及此。某亦不得已而言焉耳。釋、此四句括盡易道。學者須從近處求。

明道嘗謂人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先生初聞之。以問伊川。曰。此事甚大。人當自識之。先生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釋、感應只是誠到應處。并感亦不知也。

昔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諭之。適聞寺鐘聲。某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釋、聲在鐘內方得。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釋、私心便是多一心也。

昔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尙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也既坐伊川復曰子以爲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況六十四乎釋、此無不通者。

張思叔與和靖侍伊川伊川問曰賢輩尋常商量事有疑處否對曰張某所說某疑某所說張某不疑張某聰明道頭知尾某必待再三問然後曉然但恐張某守不定如某伊川喜右四十條見呂堅中所記尹和靖語。○釋、此亦似回賜品題。

問將孔孟之言切要處思索如何曰須是熟看語孟玩味咀嚼伊川云若熟看語孟亦自得者此也當時門人有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釋、必有事焉。

先生曰明道猶有謔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謔語曰明道聞司馬溫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有疑遂止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伊川直是謹嚴坐閒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釋、二子和介如此。

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辭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辟然釋、此便是聽其言也厲。

伊川涪陵之行過灩澦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驚愕失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

如斯。達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右五條見震澤語錄・王蘋信伯門人信州周憲所記・○釋、樵亦隱者・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易簀事。先生曰。是禮也。君子所以貴乎禮者。爲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其明也。說之曰。是禮古人孰不然。蓋曾子獨有傳焉爾。後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絕於禮。此事始廢。或者似有得於此。而蔽於浮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之達。安知吾道之所以貴哉。先生曰。然。右晁詹事文集說之以道・○釋、禮合處是道・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釋、此亦見其厚・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釋、只如此答便近神・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閒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右五條見晁氏客語・不知何人所錄・○釋、唐鑑多主用人・皆伊川發之也・

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釋、此意極仁・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卻只閒了。都無用處。釋、此不有博弈者乎之義・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釋、此三不幸入道便難・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右見呂氏童蒙訓。大中字居仁。

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先生云。君曾親見耶。伊川以爲若是人傳。必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釋、此可破惑。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爲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彥明獨能力行之。釋、尹子在程門。猶曾子在孔門也。

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晁以道常說。頃嘗以書問伊川先生云。某平生所願學者。康節先生也。康節先生沒不可見。康節之友。惟先生在。願因先生問康節之學。伊川答書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釋、且只當就康節長處答更好。

崇寧初。家叔舜從。以黨人子弟補外官。知河南府鞏縣。請見伊川先生。問當今新法初行。當如何做。先生云。只有義命兩字。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福。命也。君子所處只說義如何耳。釋、若說調停。便差也。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才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

矩。右見呂氏雜志。釋、莊敬無餘事。

伊川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楊畏爲守。待之甚厚。先生曰。某罪戾之餘。安敢當此。畏曰。今時事已變。先生曰。時事雖變。某安敢變。此乃劉子駒虛見其祖所錄。今有記。右二事汪端明記。○釋、變在外不變在己。